

目 录

1	雪地里的葬礼	P 1
2	苏尼看见的鬼	P 5
3	困境中你会遇见谁	P 8
4	出天花了	P 11
5	老熊沉重的脚步声	P 13
6	遇见巴觉	P 16
7	鸦片贩子	P 19
8	死人跟活人见面了	P 24
9	猛虎的咆哮声	P 27
10	规矩的受惠人	P 29
11	跑到城墙那里去背水	P 31
12	通往稻香雪山的路	P 33
13	尔古是咋个卦的水	P 38
14	小媳妇在哭泣	P 43
15	失败的对策	P 50
16	稻香雪山的北边	P 53
17	随风飘落	P 59
18	清新的光芒普照四野	P 63

19	两个传说	P 68
20	吊丧大会上的骚牯子	P 71
21	血色月光	P 77
22	白忙活了一整年	P 81
23	枪带上都生了虱子	P 86
24	吧唧吧唧的揉面声	P 89
25	危险的路途	P 94
26	主子的命令	P 102
27	命金和药钱	P 109
28	稻香村动静	P 114
29	小羊儿长成了大肥羊	P 117
30	从姑娘手里赎回衣物	P 120
31	空马桩	P 124
32	热雪村生息	P 129
33	能杀人的消息	P 136
34	太阳从雪山上滚下来	P 141
35	黑彝仇家来了	P 145
36	村子着火了	P 149
37	不了了之	P 153
38	抓阄决定	P 157
39	学名	P 161
40	阿依长成大姑娘了	P 164
41	豆花来帮忙	P 169
42	整夜睡不着	P 173

43	呼吸困难	P 177
44	去了江的下游	P 182
45	公开翻脸了	P 189
46	摔死了一个疯子	P 192
47	拼死保卫一条猪	P 197
48	这个地方有点异常	P 203
49	一个长形的矮土堆	P 208
50	舅舅来算账了	P 212
51	隔着一条雪水沟	P 215
52	竹筛在娥嫫脸前颤抖	P 220
53	你的事最让我放心不下	P 226
54	她的身后是整个凉山	P 230
55	纷扬的雪花继续飘落	P 236

1 雪地里的葬礼

江西(注:指金沙江以西)雪山的这场雪好大啊,跟傈僳城雪儿出生时的那场雪一样大。

当年那场雪,厚厚的积雪覆盖了热雪村,满天的雪片还在纷至沓来,一座座篱笆柴房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雪堆,除了雪片飞落的簌簌轻响,到处都没有一点声音。加布家的篱笆柴房也被大雪覆盖了。在加布和娥嫫的生命里,永远在下着一场不会停息的大雪,他们从傈僳城雪山逃到稻香雪山的时候在下大雪,从稻香雪山逃到江西雪山的时候仍然在下大雪。傈僳城雪儿就降生在江西雪山的那场大雪中,所以叫雪儿。雪儿,就是雪的儿子。诺苏人都是由雪变成的,叫雪族,是凉山上的雪。没有雪就没有诺苏人,更不会有小雪儿。如今两层的砖瓦房取代了过去矮小的篱笆柴房,积雪再厚也盖不住房子了,只能高高地堆在房顶上,有时压碎一些瓦片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

傈僳城雪儿的生命里也永远下着一场不会停息的大雪,有关爸妈的人生信息就像一场大雪一样不时下在地面上,堆在他的身上,积在他的心里。

夜里,他的专用越野车在马店乡政府大院停下,他钻出车门就往热雪村方向跑去。雪片在空中飞扬,他自言自语地说:“每次回家都下雪!”在积雪的山路上,他跌跌撞撞地小跑着前进,而他就是从这条小路走出去的,这是他的痛苦之路,更是他的希望之路。现在连夜小跑在上面,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像落雪一样降临心头,与痛失妈妈的悲痛之情交织杂糅在

一起,令他心力交瘁。

那年隆冬里,他向上司汇报说:“在北京读书时,父亲受到不白之冤惨死在牢里,死后四年我才知道消息,对他我没有尽过一点孝道。我小学毕业就离家出走了,三十多年里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还不到两个月,而现在妈妈年迈了并且经常生病,但我却没有办法服侍她一下,实在是愧为人子啊。”其实,他想请组织准许他调回江西县去任书记,那样离家近一点,也好最后对妈妈尽一点孝道。他说着说着已是泪如雨下。领导沉吟良久,对他的一番孝心表示称赞和理解:“你还有更重的担子要去挑,老人可以接到身边服侍。”然而,到了可以把妈妈接到身边享福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现在,他才彻底明白世上最不能等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平时,他总说等自己事业有成、条件好了再好好孝敬爸妈让他们安享晚年,可事实上还没有等你对此付诸行动,老人家就已不在人世了。当爸妈在世时,他没能好好陪伴过他们,报答他们就更提不上了,而现在他的内心如何能够平静得下来呢?

娥嫫断气前,家人就为她穿戴好了罗锅帽、黑襟衫、百绉裙和银耳环。一只陪灵羊被拴在屋里,她断气的刹那间便立即宰杀了,那时有人朝天上放了一枪,亲人们跟着哭唱起了丧歌。听到报丧的枪声,四邻自动来到丧者家里帮忙。帮忙的人们把她的遗体停放在锅庄前的抬尸架上,并让她双脚卷曲、双手握着一坨烧好的羊肉放在胸前,最后再把一块银子放进她的嘴里含着,这样她的灵魂将会纯洁而富有。

沾亲带故的人都带着粮食、牲畜、白布和钱纷纷赶来吊丧,而每一批来吊丧的人都要在村外停下来向天空打枪,主人家也都要到村口打枪回应。在枪声中,双方都会哭起来对唱哀歌,来者然后才被迎入村中。当傥城雪儿跑进村子时,亲人的恸哭声和毕摩的念经声形成的浪潮立即把他淹没了,他泪如雨下却一点声音都哭不出来。妹妹各各说:“五哥呀,你不会哭哇,这样哭会伤身体哩,要哭出声来才要得哇!”

当他缓过神来时,傥城雪儿看见一些稻香家支的人也来了。这边有老人去世了,这是面子上的事,也是大是大非的事,他们不过来露一下面是说不过

去的。此时，他心里已经有底了，双方之间打破坚冰消除隔阂的时机终于来临了，母亲的葬礼结束后这场亲人间历史上的恩怨应该要得到化解。

一帮学识渊博、能说会唱的人来到了灵前，他们唱起灵歌并表演起了丧葬歌舞，而他们的羊毛披毡裹住了以黑为主色的彩装。几个身上带着法器的毕摩应邀而来，他们挥动法器翩翩起舞，相互穿插着诵唱《送魂经》，把逝者匆匆忙忙、悲悲喜喜的一生浓缩成一般人听不懂的经文，高低错落的诵经声相互交织掺杂，形成了一种让人难受和压抑的氛围。此时，有人用铜片口弦吹弹起了哀乐，这深厚的曲调浸透了古老的忧伤，催人泪下，而这曲调却一直在诺苏人中代代相传，流行广远。

相对于这么多人来说，房子太小了，村中空阔的雪地成了吊唁场，而披着羊毛披毡的人们只得在雪地里黑压压地围着一堆堆柴火观看着仪式中的各种表演。

口弦之音声声不断，强烈的忧伤和阴郁把悦城雪儿的神思引向一条无限漫长曲折的隐形道路。在那条路上，有他的祖祖辈辈，有他的爸爸妈妈，有他的兄弟姐妹，有他的诺苏同胞。他们漂泊，他们抗争，他们忍受，他们生离死别，他们悲伤，他们欢乐，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备受命运摧折……

雪还在下。上午九点钟是为娥嫫出殡起灵的时刻，这是毕摩根据她的生辰八字和去世时间推算定下的。起灵前，大毕摩身披厚披毡，头戴羊毛毡包皮的竹斗笠，一手拎鹰爪一手持法铃，然后念起了《指路经》，为她的灵魂指点通往祖先发源地的道路。

当哭唱的声音停止了，毕摩给她的亲人们招了魂。一阵枪声响起，起灵了，四个小伙子抬起尸架在众人的簇拥下朝村外的山坡上走去。

雪野中，抬尸人走在前面，一路上都是送葬的人。在雪山，把死者送上山有严格的规定：死者有儿子，则要用肩膀扛；没有儿子，则只能用手抬，当然这在诺苏看来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娥嫫有三个儿子，当然要享受用肩膀扛上山的最高待遇了。

管火葬的倮乌早在选定的地方掀开积雪挖了一个浅坑，并按照七七四十九的数量把符合规定的松树柴块按“井字形”堆放在土坑上面。最后，娥嫫和

抬尸架一起被整个搁在柴堆上面，头向东、脚朝西，然后傩乌在上面盖上一床被子，并把一些容易燃烧的松枝压在上面。

当毕摩的一个仪式结束之后，傩乌点燃了柴堆，一柱壮硕的青烟顿时升到了雪空中，而满天空的白烟里唯有此烟是黑色的。送葬的人们继续上前，围成一圈向火堆上抛掷树枝向逝者诀别；毕摩继续为逝者念经超度：从天上来，回天上去；由雪变成，变回成雪……

雪在继续下。前来送葬的人们披着羊毛披毡散乱地站了一山坡，白色的雪地上点缀着黑色的成百上千的人们，而主人家请来的帮手们在分发烟酒、苦荞粑粑和坨坨肉，等拿到自己的份额后他们也纷纷离去了。

“逝者你一人，逝时如日耀，生时如月美，在世百事顺，寿长如松柏。而今粮富足，用物俱齐全，彩云腾腾寨边降，微风徐徐传言来。现在把路指，人逝名来叫。”毕摩念的《指路经》感人肺腑，所指之路是诺苏人死后灵魂回到祖先发源地的模糊道路，路的尽头就是先人放牧生活过的祖界。诺苏人就是这样世世代代骑着马，赶着牛群和羊群，带着火种和荞种，从这条路上一直迁徙而来到了目前生活的地方。生死两界就是阴阳两界，人死了灵魂就脱离了躯体，要按照《指路经》的引导从阳界出发走过这条路，回归到阴间的祖界与先祖相聚过另一种日子。然而，人在俗世生活，看到和触及到太多污浊肮脏的事而致使病魔缠身，所以必须要由毕摩举行仪式作法摆渡，在除污去病一身清白后祖先方能接纳，否则亡灵将成为孤魂野鬼无家可归。

“去兮去兮，欲行路边站。堂狼山旁，除秽摇神扇，倘若不摇扇，难把秽来除，人逝名犹在，倘若名不在，难把路来指。去兮去兮，朝前行，你父在等你，你母在等你。”悦城雪儿看着毕摩摇动青克法扇为妈妈举行除秽仪式，不遗余力地想要把她送到虚无缥缈的祖先生活过的中心堂狼山，但是他心里清楚毕摩指出的这条路不是妈妈娥嫫回家的路，也不是爸爸加布回家的路，因为爸妈走过的那条路远在《指路经》之外——险恶至极，世间罕见，非一般人所能行走。

2 苏尼看见的鬼

“加布，晓不得哪里来的恶鬼纠缠住你阿大不放，还钻进他的脑壳里蹦蹦跳跳，再由它折腾下去你阿大就要不得了哇。”爸爸又在叫唤了，妈妈满怀希望地看着加布：“我两只脚杆痛得厉害，莫说走路了，连大门都出不了。你已经九岁了，是我的大儿子，我不靠你靠哪个哇！你去坡头村请苏尼来把鬼撵走。”

加布坐在火塘边没有动，嘟着嘴说：“阿大天天痛天天躺在篾折笆上叫唤，阿妈天天去请苏尼来撵鬼把钱财都掏空了，弄得我们吃的都没有也没有见阿大的病好转。你听哇，他的叫唤声更响了。”

“只有苏尼才能把鬼撵走，不请苏尼来，我们有啥子办法哇？”妈妈深深地陷在愁苦里。

“要得哇，我去请苏尼。”爸爸的叫唤声更响了，弄得加布全身都在疼痛。

其实，加布在还没有迈出篱笆柴房的门槛时就已经感到害怕了。山里的天黑得厉害，苏尼家在山坡那一边的村子里，两个村子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有很多汉嘎的坟堆，而且一路上都是烧过诺苏死人的地方。人们总是天天讲这里晚上闹鬼，所以天黑后谁都不敢走这条路，这也是加布一生中感到最害怕的一个地方。此时，天地一团漆黑，加布打着松明子火把出发了。当他走过汉嘎的坟地和诺苏烧死人的地方时，他害怕得脚都迈不动了，心脏也不停地颤抖，甚至连每一根头发都站立起来了，而他的眼睛只盯着火光照到的一小块地面，丝毫不敢看向别处。这时，一只野物突然从近处蹿出来，“妈呀！”他

惊叫了一声,但由于惊吓过度声音却没有从嘴巴里发出来,然而他全身仿佛被定住了一样动也不会动了。“加——布! 加——布! ……”他突然听见妈妈在高声喊着他的名字,这喊叫声把他的身子激活了,他又开始重新迈步走路。

加布没有回头,也没有出声回应妈妈,他心里明白:这个时候,妈妈比儿子还要感到害怕和难过。她把儿子送出屋门,拄着棍子站在篱笆柴围院里看着儿子走开,然后像沉入深水一样沉入了黑夜。她站在那里没有动,双眼却一直追随着儿子的背影,在最害怕的时候甚至扯开嗓子喊出了儿子的名字。当儿子继续前进,她再继续喊,然后隔上几口气就喊一声给儿子做伴壮胆。加布头皮硬了起来,妈妈的喊声仿佛驱散了害怕的感觉,他感觉到好像有一双力气很大的手在背后推着他向前走,最后妈妈的喊声响彻了整个夜空,也响彻了他的整个生命。小路上的石头很多,加布的光脚被硌得火辣辣地生疼,连路都差一点走不动了。于是,他很想大哭一场,但是哭了也没有人听见,所以他没有哭出来。然而,直到加布像一位大英雄一样领着苏尼回来,妈妈还依然拄着棍子站在围院里,这时加布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加布有点害怕苏尼,他的头上有几根又长又结实的发辫,但别的头发却很散乱,而他的脸上还有着鬼见了都害怕的狰狞表情。家里杀不起羊了,连一只大鸡都没有了,苏尼只得杀一只半大的鸡做牺牲品。然后,他开始作法,嘴里唱着,脚下跳着,奇形怪状的鼓槌敲击着羊皮手鼓,挂在手鼓周围的铜铃跳荡着响了起来,鼓肚子里发出了难以捉摸的沙沙声,而他的嘴里发出了凄切撩人的呼唤,似乎想把一些厉害的亡灵招来附在身上,于是他不再是自己,他的全身也在剧烈抖动。此时,他的麻布衣裳又宽又大,像一件蓑衣一样罩在身上,上面缀着的野猪牙晃来晃去,缀着的铜铃乱舞乱响。他看见了大家都看不见的恶鬼,恩威并施地跟鬼讨价还价,让它走得远远的或者束手就擒,否则就要对它不客气了。他们吵得很厉害,丝毫没有达成和解的意思,所以他变得异常愤怒了,于是他解开衣裳从火塘里抓起放在火里烧着的一把树枝,并让火把在自己裸露的胸口、脖颈和脸上燎过。然而,这样还是没有吓着鬼,他怒吼一声用火钳从火塘里夹出烧红了的铧口举在身前,再抬起光脚在上面一下接一下地划过去,只听见皮肉在红铁上发出被烧得滋滋的响声。不

过，他的吼叫和全身的抖动却没有停下来，整个人更加紧张和恐怖了，而鬼仍然没有屈服，但因为害怕开始逃跑了，于是他扔掉手里的东西去追，却因为鬼跑得太快而没有追上，只得朝着鬼的身后恶狠狠地打了一枪。

“打着了没有哇？”加布的妈妈不放心地追问着。

苏尼喘着大气摇头，并不住地吐着舌头：“它可恶得很，也很厉害，还跑得这样快，我只打着了它的一只手。”

加布的妈妈不放心：“它还会回来不？”

苏尼胸口挺得高高的：“它着我打了一枪，受伤了，害怕我了，不敢再回来了。”

加布的妈妈继续担心着：“它到哪里去了哇？千万不能让它再回来了，它把加布的阿大心肝五脏和脑髓都快要掏空了！”

苏尼若有其事地凝望着远方：“不好！它逃到大弯村你姐姐家那里去了！它不会罢休哩，还要继续在那里伤人！”

过了几天，大弯村传来了消息，那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加布的姨父上山砍柴，一棵砍倒的大青树却把他的铁皮水壶砸扁了，但这可是他从汉嘎手里弄到的心肝宝贝啊。他心痛地抱着它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终于有了办法。于是，他把水壶灌满水并拧紧盖子放进火堆里烧，想用热气把瘪水壶弄胀起来，然而水壶烧着烧着却开始发出怪叫声并在火堆上跳动。“真是奇怪，好吓人哇！”他立即把身子藏到一棵大树后面，然后再一伸一缩地探头出来想看个究竟，当他的头再一次伸出来时，水壶突然“砰”的一声爆炸了，铁皮骸却飞起来“咣”的一下打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当苏尼听了这个消息，自得地撮起嘴巴说：“你们亲耳听见了，我说过哩！”苦主家请这个苏尼去作法撵那个恶鬼，法事还没有做完苦主就断气了。苏尼气急败坏地叫起来：“我来晚了哇！它在这里做完了恶事害了人，晓得我会来收拾它，已经先一步逃走了。坏了！它又回到加布家那里去了，加布的阿大凶险了哇！”

第二天，加布的爸爸离世了。

3 困境中你会遇见谁

越来越大的苦难集中到了妈妈身上,但妈妈身子一歪斜承受不住了,而那种比大山还要沉重的苦难就顺势倒在了加布的身上,于是越来越多的悲伤滋味把加布的身心塞得满满的,越来越深的人情冷暖也把加布的世界淹没了。

“加布,你带个口信到山那边的舅舅家去。”

“加布,你去姨妈家找点粮食回来。”

这样的话是妈妈经常会说出口的话,她的病越来越重了。

“加布,屋头只有一升燕麦炒面了,吃完了这些就一颗粮食都没有了,弟妹都很快会饿死掉。”

“阿妈,我晓得。闹饥荒了,亲戚家也借不出粮食了。”

“加布,我们咋个整哇?”

“阿妈,我想好了,我挣到了五块钱,我跟着大人去盐山上买盐巴,然后背到汉嘎集市上去换粮食吧。”

“加布呀,路那样远,你这样小,让你空着手走你也走不起哇!”

“阿妈,你说了,我已经是男人了,要做男人该做的事情了。”

“加布呀,你把这些炒面装进皮拉褙里背着它上路,等吃完这些的时候你就背回了救我们的粮食了。”

“阿妈,我在路上找得着吃的,炒面留着一半给你们吃。在我回来之前,

你们去山上找点野菜就着炒面汤吧，我会背着粮食回来的。”

加布把一半炒面装进皮拉格里，而妈妈又硬装了一些进去才把它挎到了加布的身上。

到盐山走了两天，从盐山到汉嘎的集市又走了两天。从汉嘎的集市回家路上，村里背粮食的人碰上了阿约黑彝家出行的队伍，然后就一直跟在后面走而没有遇到土匪，但光着脚板的加布只好跟在大人们身后小跑着赶路。

阿约黑彝家队伍里的小姑娘不时被落在后面，她同情地对加布说：“你皮拉格里不是有燕麦炒面哇，咋个不见你吃哇？吃完了炒面，还可以煮背着着的麦粒吃。现在身上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却饿着肚皮赶路，你不要命了哇？马不吃饲料都驮不起东西哩！”

这么一说，身上背着五升麦子的加布感到好像背了一座山，重得无法形容，而身体里也空虚得发慌，于是脚步飘晃得更厉害了。但他心里想着生病的妈妈和饿得哭着叫着的弟妹们，家里仅有一升炒面都被自己带走了大半，他们吃掉了那小半升炒面后就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也许他们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地躺在簸折笆上面了，自己身上背着的不光是粮食，还是他们的几条人命哇。加布使劲地吞了吞口水，咬紧了牙关，从牙缝里说出这样的话来：“饿死、苦死、累死，我也舍不得多吃掉一嘴救命的粮食。”

太阳下山前，背着粮食走路的人们见阿约黑彝家的队伍在一条溪水边停了下来，好像是要宿营的样子，于是大家也在旁边停下来宿营了。加布脱下羊皮褂，将毛面朝下光面朝上铺在水边的地上，再把皮拉格里的炒面倒了一些在上面，双手捧水浇上把炒面搅拌揉成团，他计算着掰下一小半吃掉，而把另一大半用大树叶包了塞进了怀里。

白天对他说话的那个小姑娘看着加布，又说话了：“我相信这一整坨炒面团也不够你吃一顿，你咋个要分成两顿吃哇？”

加布珍惜地舔食着手上的炒面，坚忍地说道：“晚上不走路，也不背粮食，只是睡觉不花力气，我吃少一点也过得下去。这样累，走着的时候就差点睡着了，这下吃完炒面团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啥子饥饿的滋味也感觉不到。”

小姑娘把一块肥厚的苦荞粑粑塞进加布的手里：“我人小，肚量小，又空着手走路，主子分给我的苦荞粑粑吃不掉，你帮我吃一点哇。”

“你心肠这样好，你是不是阿约黑彝家的娃子？”

小姑娘愣了一下，忧伤瞬间从她甜美的小脸上滑过，泪花出现在了 she 明亮的眼睛里，她想了想：“我家是阿约黑彝家的曲诺，就住在盐山东边的巴拉村。我家欠了主子的债，主子家就把我抽走成为小阿加，当了阿约小姐的贴身丫鬟。”

“我叫加布。你叫啥子哇？”

小姑娘又重新喜笑颜开：“我不叫啥子，叫娥嫫。”

这时小姑娘听见小姐在召唤，便站起来转身走开，加布看见她的小百褶裙和小锣锅帽下的饰物一晃一晃的，异常轻灵。

后来，他们白天背着粮食走路到了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人们看见加布在一小点一小点地从怀里掰出荞粑粑吃进嘴巴里，还听见他念念叨叨地嘀咕着：“白天很饿，我要吃饱一点，这样才能坚持回到家里。”

4 出天花了

加布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放声哭了起来:“加布呀,你本来就瘦瘦小小的一个娃儿,这一趟远门下来你又整个人都缩小了一圈,你这受的是啥子罪哇!”加布在妈妈的哭声中沉沉睡去,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加布把背回来的麦子磨成了细细的面粉,全家人将之视为救命粮舍不得多吃,只是用木碗一小点一小点地量出来熬成稀面汤,再把野菜和嫩树叶切碎后拌进去煮,而且一天只能吃两顿勉强保命。幸好,地里的新洋芋能吃了,山坡上的苦荞也渐渐熟了。

非常糟糕的是,被苏尼打伤的那个恶鬼还继续待在加布家,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了。家里除了煮饭的铁锅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从门口扔进一个石头却是什么也打不着的。加布他们连一只半大的鸡都杀不起了,也没有能力请苏尼来接着收拾那个恶鬼了,更没有能力请毕摩来做法事祈福消灾了。

加布从破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两块钱,望着骨瘦如柴的妈妈说:“阿妈,我还有两块钱,你想吃啥子我给你去买。”

妈妈没有动弹,只是咂了咂嘴巴:“好想吃一碗汉嘎的大米饭哇。”

加布下山了,他跑到坝子里的汉嘎集市,从饭店里买了一碗白米饭端着跑回家里,自豪地喊起来:“阿妈,阿妈!我把汉嘎的白米饭给你买回来了!”妈妈的眼睛突然发亮了,看着白生生的大米饭,像桃花一样灿烂的笑容盛开

在幸福的脸上，生动得很。转眼间，黑沉沉的乌云划过天空，太阳光一下子消失了，而妈妈脸上的表情也瞬间凝固了，然后消散无踪。

“出天花了！出天花了！”恐慌的气氛随着人们的惊叫声淹没了山坡上的整个村子。此时，一些大人纷纷跑动着，像打仗一样慌乱，而加布跑得最快，他在给大人们打下手，帮他们折来树枝绑成抬尸架。

当抬尸架绑到一半的时候，一位婶婶跑了过来：“加布！你这是啥子命哇！你妈妈还没有放到担架上，你妹儿又没有声气了！你赶忙点去看一眼哇！”

加布飞快地跑进四处漏风的篱笆柴房里，看到妹妹躺在妈妈旁边不远的箴折笆上面一点动静都没有，身子好像突然变小了一样。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手放在妹妹的鼻孔前，却一丝一毫的气息都没有感觉到。跟着进来的大人也摇摇头：“得赶紧再绑一个小担架了。”

妈妈和妹妹在山坡上化为了青烟。加布听见大人们在商量说：“篱笆柴房的杈柱一根接一根地断掉了，家就立不起了。世道艰难，这几个孤儿太小了还不能自食其力，伯伯叔叔们一家带走一个哇，要不然黑彝主子就要吃绝业，把他们抽走降成嘎西娃子使用了。”

5 老熊沉重的脚步声

撵山狗兴奋的追咬声和猎人像刀子一样尖利的呐喊声响彻山野,从三个不同的方位向老鹰崖这边收缩而来。时光一晃而过,加布已经从小娃儿长成了壮实的猎人,男人们都愿意约着他去打猎,只要他在便每次都会满载而归。悬崖半腰上凿刻着一条可走一人一马的窄路,加布负责在路拐处蹲守。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猎物不来就不说了,只要来肯定得自己撞在蹲守猎人的枪口上。

突然,可以到达三座山尖之外的呼叫声忽然传了过来:“加布! 一头老熊去找你报到了!”然而,加布也听见了悦耳的马铃铛声音,很清脆也很洪大,而且是从他的背后传过来的。他不禁自言自语起来:“这下麻烦了哇! 这支马帮要跟老熊打照面了!”马铃铛声已经来到加布身后,是一支送亲的诺苏队伍——一个清秀的妙龄姑娘快捷地走在最前面,她身后是驮着新姑娘的马,然后是几匹驮着尊者和礼物的马,后面跟着的是走路的一大群男女。

加布从隐身的岩石后面走出来面向送亲者,大大的光脚稳稳地踩在石头路上,头顶上留着比手巴掌小的菩萨袷袷,长而大的双手紧握着一杆老火枪,卡在火夹子上的火绳已经点燃了,并在冒着若有若无的青烟。“前面来了一头老熊,你们先坐起休息一下,等我把它收拾了你们再起身过去。”已经走到他面前的姑娘突然像见了鬼一样惊叫起来,好像一下子被吓瘫了一样。加布的双耳翼动了动,身后沉重的脚步声送来一阵凉风,还把震动传到了他的脚底